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湖廣通志卷一百十九

雜紀二

月巖王會圖說在周子故里西八里許有山巍聳中
為崖洞東西兩門可通往來望之如城闕當洞之中
而虛其頂自東望之如月上弦自西望之如月下弦
就中望之則又如月之望隨行進退盈虧異狀故呼
為月巖學者竒之以為太極呈象若河之圖洛之書

會於周子之道未必因月巖而得但此山不生於他
而生於周子故里則謂之太極洞也亦宜因刻其崖
曰太極洞洞高可四五十丈寬可容數千人中有濂
溪書堂盛夏無暑隆冬不寒奇石峭壁如走貓相逐
如伏犀俯顧如龜蹠蹠如鳳翱翔如龍蛇蜿蜒如石
液凝注望之如滴西壁有寶石笋矗立如入定僧在
龕又有一竇深闇不可入飛鳥之音行人之聲經其
中如奏笙簧誠天造奇觀也

峴山張蓋三水小牘安定郡有峴陽峯峯上有池若
雨則雲起其中若車蓋然故里諺曰峴山張蓋雨滂
沱

冒嶺武昌縣境嶺麓有冒姓者夫婦俱為善一夜忽
夢神人告以其鄉將陷令急徙居覺而異之旦即偕
夫婦去其鄉至冒嶺遇老人即所夢者指以地遂家
焉其鄉果陷

武昌縣志

呂公洞張舜民南遷錄江夏呂公洞前有軍巡夜逢

三人衣冠甚古遺黃金數片攜歸光彩煥發官覺收之則皆化為石命藏之軍資庫

風井盛弘之荊州記宜都佷山縣山有風穴口大數尺名曰風井夏則風出冬則風入風出入之時吹拂左右常淨暑月經之凜然有衣裘想袁山松云夏則風出冬則風入春分則靜余往觀之其時四月中去穴數丈須臾寒慄言至六月中尤不可當往人有冬過者置笠穴中風吸之經日還步陽溪得其笠則知

潛通矣

大江丹鉛錄江出岷山其源實自西羌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舊州合大波河穿邊界十山以會之至敘州而馬湖江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會之至重慶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合南番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然後總而入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

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與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然後總而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略計天下之水會於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甕而能滔滔萬里達海所受者衆

也

按江源不一一出番南大積石山與黃河分脊經
西番過雪山關由會川至金沙此最遠源也一出
雲南之滇池由東川會金沙一瀘水起襟道過都
司趨會川一沫水起邛部會馬湖合烏思烏蒙滇
池等水同金沙趨敘府會蜀江一澌水起納潞會
青衣一青衣水起白狗會澌水趨嘉定入蜀江一
蜀江起松潘大分水嶺歷成都至嘉定會澌水至

敘府與馬湖金沙等大會至瀘州會沱水至重慶
會巴水至酆都會播水至夔州入峽至夷陵出峽
始成大江禹貢所稱止松潘一源也

漢水丹鉛錄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
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
焉固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導漾自嶓冢山逕梁洋
金房均襄郢復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蘇代所謂
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

者其源出於西和州徼外徑階沔與嘉陵水合俗謂之西漢又徑大安利劍果合與涪水合入於江

按書嶓冢導漾在梁州金牛縣地理志在利路大安軍今漢中寧羌嶓冢東漢水源鞏昌秦州嶓冢西漢水源其源皆起內地距塞甚遠非若江河穿塞而入也

洞庭湖五代史唐莊宗滅梁馬殷遣子希範修貢京師莊宗問洞庭湖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纔堪飲

馬爾

人灘水經江水逕狼尾灘而歷人灘袁山松曰二灘
相去二里人灘水至激峭南岸有青石夏沒冬出嶽
崙數十步中悉作人面形或大或小其分明者鬚髮
皆具

新生洲風土記丁晉公南遷還岳陽見江西新生洲
云此洲後當有真人臨此皇祐二年英宗以團練使
鎮岳州及登寶位果符其說

釣洲述異記洞庭湖中有釣洲昔范蠡乘扁舟至此
遇風止釣於洲上刻石記焉有一陂陂中有范蠡魚
陂邊有范蠡石牀石硯鉤范蠡宅在湖中多桑紵
英果有海杏大如拳若年楸

桃花源宋景壁劇談錄淵明所記桃花源今鼎州桃
花觀即是其處自晉宋來由此上昇者六人山十里
間無雜禽唯二鳥往來觀中未嘗有增損每有貴客
來鳥輒先號鳴庭間人率以為占淵明言劉子驥聞

之欲往不果子驥見晉書隱逸傳即劉麟之子驥其
字也南陽人好遊山澤志存遐逸嘗採藥至衡山深
入忘反見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困一閉一開水深廣
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困
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麟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
也大類桃源事

峽山泉峽山口有泉方廣五六尺深半之其水清冽
每當除夕亥子之交泉忽涸及元旦子初沸湧如常

荊州志

菊潭十道記荊州菊潭其源旁芳菊被涯滋液極甘
馨谷中有三十餘家不復穿井仰飲此水上壽二三
百中壽百餘其七八十者猶以為天

鐵井在鐵佛寺明正統間泉忽湧得汲器有鐵樹宮

宇相傳井通南昌

江夏志

鬼田鄖陽府竹山縣有地二頃不生樹木惟有茅茨
每歲清明日祭而燎之預卜歲之豐歉草盡即豐

舊

志

長圻塲黃岡縣西五里土名長圻塲有老圃蓄一瓜
最巨將獻豪門偶丐者穿籬入竊食之老圃持鋤擊
丐死即瘞其地明年產瓜延蔓內一瓜大如斗會令
購瓜衆謂某瓜最大獻而剖之漿皆赤血令大驚曰
其種必異掘見根出死人口中訊其丐者死狀老圃

遂伏法

黃岡志

石塔信豐有石塔高九層而無影影見則災

舊志

韶石西陽雜俎荊州利水間有二石若關名曰韶石
晉永和有飛仙衣冠如雪各憩一石旬日而去

峽石有士子於漢江峽石阻風吟詩曰上得上峽口
秋來風雨多久未之續空中忽云江陵一夜雨腸斷
木蘭歌建隆初有人泊舟巴峽夜聞人詠曰秋徑填
黃葉懸崖露草根猿聲一叫斷客淚數重痕通宵凡
吟百遍

荊州志

卧石西陽雜俎荊州永豐縣東鄉里有卧石長九尺

六寸其形如人體青黃隱起狀若雕刻境若旱便齊手而舉之小舉小雨大舉大雨

石人茶陵雲陽山紫微峯瀑布泉畔有石人長六尺四肢柔潤宛類天成髮長七尺如今之石髮也道士張玄同嘗叩之曰汝何人也石人云秦時玉工也昔因小過得罪遂逃此化為石

舊志

女化石王韶始興記桂陽貞女峽相傳秦世有數女取螺於此遇風雨一女化為石形高七尺狀如女子

望夫石世說武昌北山上有望夫石狀若人立者傳
云晉有貞婦其夫從役攜弱子餞送此山立望化而
為石

石匣文獻通考荆南高從誨鑿池於山亭下得石匣
長尺餘扁鑄甚固從誨神之屏左右焚香啟匣中得
石有文云此去遇龍即歇及建隆中從誨孫繼沖入
朝改鎮徐州龍隆音相近

烏山石函酉陽雜俎烏山下無水魏末有人掘井五

丈得一石函函中得一龜大如馬蹄積炭五枝於函
旁復掘三丈遇盤石下有小流洶洶然遂鑿石穿水
北流甚駛俄有一船觸石而上匠人窺船上得一杉
木板板刻字曰吳赤烏二年八月十日武昌王子義
之船

飛來石船衡岳名峯七十有二祝融稱首近祝融之
前為芙蓉峯其巔有巨石廣丈餘袤三倍之以崎石
抵兩腋若挾脅而行下虛一竇可通往來名曰飛來

船順治庚寅七月南陽彭而述遊此題曰此物飛來
會當飛去歛然風雨不知所處次年辛卯三月十二
日晡時風雨大作雷霆怒號夜半小沙彌見緋衣人
無數次早飛來船頓去莫知所之道人胡碧陽拾得
雷掇一枚長四寸濶一寸六分似鐵非鐵似石非石
其上腦亦毀去少許事載南岳紀異詩文表彰者甚
衆

息石隨州醫士蔡士寧常寶一息石其色紫光如丹

砢有纏細之紋重於金錫其上有兩三竅以細篴剔之出赤屑心狂熱者服少許即定其斤兩歲息故曰

息石

舊志

古冢礬石異苑王粲在荊州從劉表登鄣山見一岡不生草木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礬石死而不生氣蒸於外故卉木焦滅鑿看果墓礬石滿塋仲宣博聞強記皆此類也

石鼈雲仙湘潭記高郢夜課於豐亭忽見一鼈在案

上視之石也郢異其事取十題散置楮中祝令銜之
石鼈舉頭得沙洲獨鳥賦其年果以是題首選

江陵貢院宋嘉熙元年命荆湖制置司於江陵別立
貢院取荆門軍復郡士別差官混試用十二郡元額
混取以優之荆州志

白雪樓郢州白雪樓素多題詠一日郡守倅燕集是
樓方命坐客賦詩時劉太傅賓以恙羈置是郡不得
預會遂使人持詩以獻才致蕭散盡江山之勝一座

為之閣筆詩曰江上樓高十二梯梯登遍與雲齊
人從別浦經年去天向平蕪儘眼低寒色不堪長黯
黯秋光無奈更淒淒欄干曲盡愁無盡水正東流日

正西

舊志

山寒亭荆門軍玉泉山寒亭過客多題詠獨有一篇
云朔風凜凜雪漫漫未是寒亭分外寒六月火雲天
不雨請君來此凭欄干

舊志

舜陵古杉舜陵有古杉十五左十一連理而三者一

連理而二者二各植者四右四連理而二者一各植者二圍可八尺稍次亦六七尺高可三百尺勢俱叅天先是凡十六寧遠以修孔廟伐其一伐之日風雷震動聲聞數十里工師奔仆欲絕

永州志

赤塘冬青樹岳武穆董師過茶陵之赤塘向有冬青樹大數尺橫生梗道過者難之武穆師至之夕忽自

植立

舊志

荔枝樹三楚文獻錄黃岡進士奚世亮為延平守值

倭寇陷城力戰而死遺骸於旗亭其後子孫屢有舉
於鄉者聞遺事倭入閩見荔枝樹則折以為薪次旗
亭有一紅衣女子抱樹而哭甚哀曰但殺我無伐吾
樹倭憐而去樹遂存倭亦隨解至今呼旗亭荔枝為
紅娘云核如丁香小肉甚甘美說者以亮死賊之氣
所留也

楓人南方草木狀五嶺之間多楓木歲久則生瘤癭
一夕遇暴雷驟雨其樹贅暗長三五尺謂之楓人越

巫取之作述有通神之驗取之不以法則能化去

風子王神寧遠風子王神其生或附於木或托藤菜如疣贅突出面貌類人然產處必有蜂蛇環衛人不
敢近狎以污穢塗之則雷雨暴作必淨洗而後止祈
求者須巫作法斷截以歸始以調藥繼以敲朴終以
槌斧而後應不知其何祥

永州志

斑竹述異記湘水去岸三十許里有相思宮望帝臺
舜南巡不返歿葬於蒼梧之野堯之二女娥皇女英

追之不及相思慟哭淚下沾竹文悉為之斑斑然

孤竹荊州圖襄陽剪山下有孤竹三年而生一笋笋

成代謝常如一

合歡橘太平廣記開元末江陵進乳甘橘上種蓬萊
宮至天寶十載九月秋結實一百五十餘顆頒賜大
臣外有一合歡實上與妃持玩曰此果似知人意賜
與卿所以合歡

青草槐酉陽雜俎龍陽縣碑牛山有青草槐叢生高

尺餘花若金燈仲夏發花一本云迄千秋

萍實說苑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至舟中昭王怪之使使問孔子子曰此名萍實吉祥也惟霸者能獲之孔子歸弟子問焉子曰異時兒童之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割而食之甜如蜜此楚之應也

捲旗花湖賊楊么為岳飛所破兵皆散捲旗播野後遍

地生花如捲旗之狀因名

岳州志

樹頭花宋胥偃應舉時夢徐將軍斬下頭項作詩云

昔作樹頭花今為冢中骨以為不祥明年徐與榜第

一人及第

舊志

御賜牡丹洪武間耒陽鄭漢以儒士任本縣訓導永

樂四年復召起以老病辭許致仕賜並頭牡丹一本

如是歲花盛則邑中科目多

衡州志

石榴郢石城山腰有石榴一株常歲不實每於秋闈之年結一實必發一人多寡不與其數邑士每占之

以為鄉試驗

鍾祥志

桃痕黃鵠磯石上有桃痕俗傳呂仙假賣桃以驗衆
售桃者第云歸遺緋子無及父母者呂感忿擲桃於
石而去其痕存

江夏志

仙桃酉陽雜俎桃出郴州蘇耽仙壇有人至心祈之
輒落壇上或至五六顆形似石塊赤黃色破之如有
核三重研飲之愈衆疾尤治邪氣

桃核扇酉陽雜俎水部員外郎杜涉常見江淮市人
以桃核扇量米正容一升言於九疑山溪中得

蒼雲春秋文曜鉤楚有蒼雲如霓圍軫七蟠中有荷
斧之人向軫而蹲太史唐勒以葭灰遺於地乃更滅
拂之其蒼雲為之半滅又遺灰乃盡去之故曰唐史
之策上滅蒼雲

天樂仙傳明皇時道士申泰芝遇異人告以九疑山
舊有天樂一部歲久化為五野豬郡人捕之又化為
五古器泰芝往求果得之扣之音律相和遂進於朝
呂仙笛元鄭壁呂仙亭記橘齋史右丞夙病眉癢初

至館樓上夢仙拭面而瘡脫既覺往謁呂仙亭物色
如所見平章呼喇岱夫人圖們倫氏患頭風日夜望
仙禱祈已而聞笛聲皆曰仙笛也公曰仙有靈當再
聞及夜笛聲起牆外自是夫人起居如初

柳旂永樂中祈陽鄉張志高妻申氏夫亡守志朝夕
誦老子經不食有足物唯啖魚蔬而已巳酉清明日
忽雷電震燦雲霧晝晦俄神堂中紅光照耀少開霽
見龕前懸一蒂三縷白物長三尺博一寸光澤溫潤

如水桐肉有道士見之曰此天上柳幡也天將以旌
善人懸之垂四十餘年如新撓之不屈

永州志

軟幃松窓雜記唐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軟幃圖一
婦人甚麗顏曰如可令生願納為妻畫工曰余神畫
也此名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即必應之應則
以百家綵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婦果下幃言笑
飲食如常踰年生一子其友曰此妖也余有神劍可
斬之其夕真真泣曰妾南岳仙也為人畫形君又見

呼既不奪君願今忽疑妄不可更佳攜其子即上軟
幃嘔出前所飲百家酒睹其幃唯添一子

岳州圖夷堅續志周必大在京師茶店具紙畫岳州
圖譙樓上十二時牌亦時時自換此神仙之筆也

壓水符董仲永之子嘗遊安鄉縣以縣苦水患書符
於石上立於東南隅云可壓水已而果符其言有不
信者掘地窮其趾愈掘愈深趾不可見水患復興岳
州志

央字宋熙寧中柳應辰判永州維舟浯溪夜有水怪
登舟應辰書一央字於其手詰旦字見崖端因紀詩
云浯溪石怪大江邊心記閒將此處鐫向後有人來
屈指四千六百甲寅年已而石震復書霸字於石以
鎮之其怪遂滅

永州志

木石押字柳應辰知道州軍事夜坐讀書有物引手
入窻柳援筆押字於其手而去明日見於州治後古
槐上遂伐之虞廟前江邊多巨石其下潭水甚深崖

穴中有水怪人多溺死者柳因謁廟識之作大書押
字於石上字高三尺廣二尺信宿風雨冥晦雷電大
作霹靂中巨石兩拆逾數日有斃龜浮出妖患遂止
州人鐫應辰押字以記今名雷劈石

永州志

荆劍淮南子荆有伙非者得寶劍於干隊渡江中流
兩蛟夾繞其船伙非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說
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奚
有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風波畢除荆爵為執圭孔

子聞之曰夫善除腐肉朽骨棄劍者飲非之謂乎

飛精龍城錄長安任中宣家素蓄寶鏡謂之飛精識者謂是三代物後有八字僅可曉然近籀篆云水銀陰精百鍊成鏡詢所得云商山樵者石下得之後中宣南渡洞庭風濤洶然因泊舟夢一道士赤衣乘龍詣中宣言此鏡乃水府至寶出世有期今當歸我矣中宣因問姓氏但笑而不答持鏡而去夢回亟視篋中已失所在

魚腹鏡江行雜錄元相國鎮江夏嘗秋登黃鶴樓望
沅江之湄有光若殘星焉使人往覘之掉小舟直至
光所問漁者云適獲一鯉攜歸剖之腹中得古鏡二
如古錢大一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既磨瑩遂常有
光輝公寶之納巾箱中及相國薨鏡亦亡去

古鏡仇池筆記元豐中東坡自齊安過古黃州獲一
鏡其背銘曰漢有善銅出自白陽取鑄為鏡清明而
光左龍右虎輔之兩傍其字如菽大篆欵甚精妙白

陽疑白水之陽其銅黑色如漆照人微小古鏡皆然
此道家聚形之法也

雙鯽郴州支邑村民圃地昔之仕宦故宅基其畔有
池水泓澄常見雙鯽比翼而嬉經數歲無他鱗民投
網取之不可得後澤竭於泥內獲一銅盆中鑄兩魚
形與向見者不異注水撥刺如前

舊志

塔珠寧遠白土塔頂有大珠包以白金冠其上屠者
施焉既施不為屠已而復屠一夕雷震白金化為鐵

墜諸地

永州志

道州鼎道州西開元觀前江濱甚深寇準謫此嘗升
郡譙望水際騰騰有光使人沒水求之云有鼎兩耳
可通人百方取之不能舉

永州志

鐘妖宋熙寧中黃岡新洲化樂寺鑄鐘大五圍高丈
許正統間忽從江上飛來城中四大僧迎請不至鐵
佛僧永善披衣望拜鐘忽抵岸一擊七宵旦聲不歇
當事者以聞命改鑄神器封大將軍鎮九關景泰乙

亥空中鐘鳴又數宵旦鑄鐘代之聲乃止今在寺塵

土中

舊志

永慶銅鼓岳陽風土記靈妃廟有銅鼓元豐中永慶
莊耕者得之圓口方耳下有方趺皆古篆雲雷文色
正青綠形制精巧非近世所能為取置於寺太守李
觀用耆舊之說以為陸賈使南越嘗以銅鼓獻廟歲
久失之意即此也時又獲銅鐸一枚輦致禮部今藏
祕書省

流棺晉書殷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
間門前之溝忽起為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
元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
祥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為洲君將為州至是果臨荆
州

秭歸杖宋隨州大洪山李遙嘗殺人亡命踰年至秭
歸市一杖秭歸有被殺者求賊甚急其子見遙杖曰
父物也執之官榜掠備至杖遙實購之者卒莫自明

械送於隨大洪殺人事竟洩伏誅

荊州志

諸葛枕客座新聞武岡幕官名武孟者太倉人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鳴鼓起擂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更轉不差既聞雞鳴亦至三唱而曉武孟怪而碎之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識者謂為諸葛武侯雞鳴枕也

彗柄尉繚子昔楚將軍子正與齊戰未合夜彗星出柄在齊所在勝不可擊子正曰彗何知以彗鬪者固

倒而勝焉明與齊人戰大破之

敗僞文獻通考元康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僞自聚於道千寶以為敗僞聚於道者象黔庶罷病將相聚為亂也太安中發壬午兵百姓怨叛江夏張昌倡亂荆楚從之如流於是兵革歲起服妖也

龍隄東安唐遜未第時家貧自拾薪汲水以養母嘗假館城中一日負米歸見江中有物宛如大隄雲橫近視之鱗甲燦然歸語母母曰此必龍也兒見之其

當第乎果於秋闈獲雋時洪武丙子科也

永州志

龍鬬陶弼祁陽人遊吳中舟行忽雙鯉戲溪上竚觀之旁一父老曰此龍也行且鬬君宜亟去去百步許

雷大震岸岬水拔溺二十餘艘弼舟獨完

永州志

龍窩郢之河西三尖山澗壑險僻或曰鬼谷子劉洞也萬厯中有江右孫翁龍溪來居之其子六人皆以龍名人莫測其際一日人見一老翁自稱上林老李永姿鶴氅手執鐵如意揮少年四人童子四人徑往

孫處是夜雷雨大作平原水湧八尺向之所謂孫宅
僅見龍窟十四自是分降甘霖故相傳為龍窩港云
鍾祥志

白龍叟澧州龍潭寺唐睦州黃明遠居此善誦度人
經每晚有一叟來聽及問姓名輒不見一日叟跪告
曰吾橫山潺水洞白龍也有過見責上帝藉托宅西
小池一年矣旦夕荷君經功令得解脫復歸故洞明
年當大旱有符篆一道以酬君德依此祈禱當得感

應次年果旱明遠設壇祝禱持符篆往洞取水遂得
大雨是夕夢叟謂曰今歲天旱上帝勅閉江河溪洞
吾昨於官陂堰取水以應君求毋再瀆也明旦視堰
果涸小池尚存水極清冷夏月生金蓮花可供玩賞

岳州志

小龍鐵圍山叢談崇寧中發運使上計小龍出淮水
大漕焚香祝之願與王諧上計入覲天子龍即舉身
入香匱中遂攜至都輦先以示魯公得奏聞天子異

之取大琉璃合貯龍為親加封識焉降付都門外小
龍祠中已復變化去大觀末魯公謫東南舟行始抵
汴口小龍出迓政和壬辰魯公在錢塘居鳳山之下
私第小龍忽出佛堂中及魯公貶嶺外蔡絛從行至
江陵憩者官之沙頭龍復出見魯公為之涕下感念
龍神乃不忘恩舊若此

龍駒元至正末施州人黃氏牧一牝馬忽雲霧晦冥
溪中有物蜿蜒而出與馬交後得一駒異常馬時明

王珍據蜀黃氏謀以獻至溪西數里雷電大作馬乃騰去踏處皆陷如溪

荊州志

馬化龍正德間廣濟藍瓏家產駒似龍超騰遠道惟一老僕御之尋聞於朝令老僕御馬赴京師至黃河化為龍而去並老僕俱失所在

廣濟志

象報唐上元中華容縣有象入莊家中庭卧其足下有搓人為出之象乃伏令人騎入深山以鼻掾土得

象牙數十以報

岳州志

郢州虎虎苑景定間郢州村民一姊一弟偕樵常日
姊樵歸爨弟樵鬻薪養母一日負薪歸虎逐弟登木
爪其裾姊拏虎尾呼曰虎食我無食弟弟死母誰養
虎回視置之而去

獮人化虎搜神記漢江之域獮人能化為虎長沙居
民作檻捕虎檻發明日衆人共往格之見一亭長赤
幘大冠坐檻中民問君何以入此亭長怒曰昨被縣
召夜避雨誤入急出我民曰君見召當有文書即出

懷中召文於是出之尋視之化為虎而走或云貙虎
化為人好著紫葛衣其足無踵虎有五指者皆是貙
保正犢宋房州房陵民李政為保正頑猾健訟侵奪
大產官司莫能治淳熙中暴亡其家水牯當日產一
犢額下黑白毛相間成保正李政四字了了可識每
見妻子輒淚下甫半年為虎所噬骨肉皆盡惟四字
連皮獨存

舊志

青鹿異聞錄呂誨為御史直言正色傾動朝野以言

事出知蘄州與安州士朱明復雅相善神宗立復知
諫院劾王安石罷知德安府一日燕坐見一碧衣云
上帝南遊炎洲命子隨行糾正羣仙炎洲苦熱賜公
清涼丹一粒吞之若冰雪下咽尋卒又數年明復舉
進士及第自湖北渡潮江道見吏卒數百人前導次
見誨跨玉角青鹿左右皆青衣童子明復前謁拜問
曰公何之公其已仙乎誨笑曰吾侍上帝南遊不得
敘衷曲口占一篇為別

義鹿萬厯間荆門學中畜二鹿牡者病牝者相依喘
息不食及牡斃悲鳴而絕夫鹿稱聚麀其義若此安

陸府志

馴狐永州澹巖有馴狐凡貴客至則先鳴鄒浩將至
而狐鳴寺僧出迎浩怪之僧以狐鳴為言浩詩云步
入山來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馴狐底事先知得
隔夜飛鳴報老禪

永州志

黃蒼南史張彪傳不知何許人自云家本襄陽為梁

將拒陳文帝於會稽彪敗走唯常所養一犬名黃蒼
在彪前後未嘗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陳文帝遣章
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黃蒼驚吠
却來便嚙一人中喉即死彪拔刀逐之却殺彪黃蒼
號叫彪屍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彪既殞黃蒼俯伏
冢間號叫不肯離

犬嚙宋寧遠縣民畜一犬甚恩一日主人跣足坐垂
堂犬忽嚙其履置諸門主人訝而逐之復嚙而前再

逐再前既里許乃止及回顧則其家已陷矣

永州志

狡兔鐵腸異苑楚王與羣臣獵於雲夢縱良犬逐狡兔三日而獲之其腸似鐵良工曰可以為劍

鴈媒明時應山有字鴈媒者杳冥沙渚羣鴈聞其聲而至則掩取之三年矣一日日中足鴈哀鳴而下與媒交糾其項併死之字者遂不復弋

舊志

附書燕開元天寶遺事長安女紹蘭適巨商任宗為賈湘中數年不歸蘭睹梁燕而語之曰我聞燕自海

東來往必徑由於湘中欲憑爾附書於壻言訖淚下
燕頤頤若有所諾復問曰爾若允當泊我懷燕遂棲
膝上蘭以詩繫足云一自去重湖臨牕泣血書殷勤
憑燕翼寄與薄情夫宗時在荊州忽燕泊於肩解足
書視之感泣遂歸

姑獲鳥玄中記姑獲鳥夜飛晝隱如鬼神衣羽為飛
鳥脫毛為婦人名為天帝少女一名夜行遊女一名
釣星一名隱飛鳥無子喜取人子養之以為子人養

小兒不可露其衣此鳥度卽此兒死荊州為多

龍興寺鳥羽西陽雜俎陵州龍興寺僧惠恪不拘戒律力舉石臼好客往來多依之當夜會寺僧十餘設煎餅二更有巨手被毛如胡鹿大言曰乞一煎餅衆僧驚散惟惠恪掇煎餅數枚置其掌中魅因合拳僧遂極力急挽之魅哀祈聲甚切惠恪呼家人斫之及斷乃鳥一羽也明日隨其血蹤出寺西南入溪至一巖罅而滅惠恪率人發掘乃一坑礫石

應聲蟲永州通判廳軍員毛景得奇疾每語輒有物作聲相應有道人令學誦本草藥名至藍而默遂取藍捩汗飲之少頃嘔出肉塊人形悉具

零陵志

元凱蛇精晉書杜預在荊州因宴集醉卧齋中外人聞嘔聲竊視於戶止見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

黃鱗魚柳宗元為永州司馬至荊州驛舍夢黃衣婦人曰某之命敗縷之懸風危危將斷且將飄矣君能活之戴恩何可喻也明旦以語荊帥召吏訊之曰前

一日漁夫網得一魚巨而黃鱗為膳今已斷其首遂
命投江中是夕夢前婦人來而亡其首

荊州志

皂衣姥李景初自蜀浮江而下至荊湖間家人市一
巨鰲而景初未知也夜夢皂衣姥告乞命怪問家人
家人曰此必所買鰲也即遣放之已復夢姥來謝

舊志

志

巨蚌岳陽風土記洞庭湖中舊有巨蚌其大如半席
深夜側立一殼乘風往來烟波間中吐巨珠與月相

射漁者百計取之終不可得

龜報咸通中岳州有村人涸池取魚獲龜尤倍悉剝其肉載龜版至江陵賣之厚得金帛逮歸忽偏身患瘡痛楚須得大盆貯水舉身投水中乃漸變作龜形逾年肉腐而死

岳州志

蟒妖陶侃守長沙德潤門外白鶴觀樓與江外山麓對起山洞有蟒妖夜能吐舌為橋奮鬣為仗豎角為門熠目為炬其聲能為八音每歲七月望夜飛瞰樓

上羽流只為天仙接引以一人齋沐俟昇其徒相率
拜送侃至期觀之引弓射中其炬即滅灑血如雨旦
跡之巨蟒斃洞中剖其腹皆羽冠人骨

岳麓志

荷妖宋著佐者廣西人嘉靖間署學當陽云沙洋市
人偶見一舟載人遠來可二三十登岸則舟乃大荷
葉也人方駭之而舟人至一大家求食與錢不應即
毀瓦畫墁與之敵則自殘其體其人終不能傷月餘
不知所往

安陸府志

妖楂吳葛祚為衡陽太守境內有大楂橫水為妖百姓為立廟行旅禱祀楂乃沈沒否則觸舟壞之祚命具斤斧明日當往伐其夜聞江中洶洶有聲詰旦視之楂移去

衡州志

錢化土異苑晉太元中桂陽臨武徐孫江行見岸有錢溢出即輦著船中須臾悉化成土

金字牌陳英公執中初以右正言謫監永州酒稅一日屋楣間見金字牌書僕射廳三字後果至台輔

零

陵志

禁報怪異錄胡旦為兵部郎中知制誥將獲罪前一日禁中忽報云召對賜鞍馬偵者悉白有值邸吏傳報四方既而詰之虛也並不知所得之自後數日貶安州行軍司馬

負朱南史甄法崇傳宋永初中法崇為江陵令在任嚴整縣境肅然於時南平繆士通為江安令卒官至其年末法崇在聽事士通前見法崇知其已亡愕然

未言坐定云卿縣人宋雅見負米千餘石不還令兒
窮弊不自存故自訴法崇因命口受為詞因遜謝下
席而法崇為問繆家狼狽輸送太守王華聞而歎美
之

通腸米南楚新聞荆南孫儒之亂斗米四十千持金
寶換易纔得一合一撮謂之通腸米言饑人不可食
他物惟煎米飲之可以稍通腸胃

君山酒岳陽風土記庾穆之湘州記云君山上有美

酒數斗得飲之即不死為神仙漢武帝聞之齋居七日遣樂巴將童男女數十人來求之果得酒進御未飲東方朔在旁竊飲之帝大怒將殺之朔曰使酒有驗殺臣亦不死無驗安用酒為帝笑而釋之寺僧云春時往往聞酒香尋之莫知其處

千里酒梁書任昉謂劉杳曰酒有千里當是虛言杳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

競渡歲時記五月五日競渡俗為屈原投汨羅日傷

其死所並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輕利謂之飛鳧
又曰水車又曰水馬州將及土人悉臨水觀之隋唐
嘉話俗五月五日為競渡戲自襄州以南所尚相傳
云屈原初沈江之時其鄉人乘江求之意急而爭前
後因為此戲賽屈原續齊諧記屈原五月五日投汨
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
漢建武中長沙區曲忽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大夫謂
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常年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患

當以楝葉塞其上以綵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曲
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並帶楝葉五花絲遺風也
封股趙德恭秦王廷美子雍熙間為衡州防禦使被
疾其子承慶封股食之愈

舊志

詐廬墓明時瀏陽庠生陳大用與友周金者相濟為
惡大用素不孝乃詐為廬墓挾所司以聞自立棹楔
表之將置扁周金疫死柩過其門輿折不行大用恐
曰吾不免矣越三日暴死

舊志

楚王家蕭子顯齊書襄陽有盜發古冢傳云是楚王家獲玉履玉屏風又得古書青絲簡編

吳芮冢世語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磚於臨湘為孫堅立廟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豫發者見吳綱曰君何類長沙王吳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更葬否答曰即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發冢四百餘年綱芮之十六世孫矣

雙墓江陵沙市薄暮火發民有郝經者方自外來見
火已及舍奔入救母母年八十驚悸不及出遂同死
於火又民闕福方醉卧火及妻李氏舍其幼子女負
福炎焰中相持莫能動并其子女死焉里人並聞於
官知縣徐泮以禮葬於義冢並表其墓
荊州志

女觀山墳輿地志山在夷陵縣北昔有思婦夫官於
蜀屢愆歸期登此山絕望憂感而死山木鞠為童枯
鄉人哀之因名山為女觀焉今孤墳尚存山頂

舜廟異苑衡陽山九疑山皆有舜廟每太守修理祀
祭潔敬則聞絃歌之聲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
冷道縣祠下得笙白玉琯舜時西王母獻

君山廟建昌進士黃鉞言其祖履中無子禱於君山
廟夢人以彩籠盛五色鳳三別以筠籠盛一鳥併授
之後正室生三子皆擢第次生一子無所能

岳州志

大姥廟水經注武昌記云樊口南有大姥廟孫權常
獵於山下依夕見一姥問權獵何所得曰正得一豹

姚曰何不豎豹尾忽然不見應劭漢官儀曰天子鹵簿中後屬車施豹尾於道路豹尾之內為省中權事應在此故為立廟

富池廟吳將軍甘寧祠也建炎間巨寇馬進自蘄黃渡江至廟求杯珎欲攻興國神不許至於再三進怒曰不問何珎必屠城乃自取擲墜地不見珎附著門頰上去地數尺進驚懼不敢屠城

舊志

長孫無忌廟常建除武昌軍節度使將行夢一朱衣

導從曰公鎮鄂渚僕所居頗敞非公不葺及至謁長
孫無忌廟其像宛夢中見者命新之

舊志

武穆廟羅元知鄂州以父汝楫附秦檜成岳武穆獄
故不敢入武穆廟久之自念吾故無愧姑往祠之是

夕遂卒

舊志

木居士廟宋鄭景壁劇談錄衡州耒陽縣鰲口寺有
唐韓退之所作木居士詩疑自有意其謂便有無窮
求福人蓋當時固已尸祝之矣元豐初邑中旱久不

雨縣令力禱不驗怒伐而焚之蘓子瞻在黃州聞而喜曰木居士之誅固已晚矣後邑人復以木做其像再刻之歲仍以祀張芸叟謫郴州過見之以詩題於壁曰波穿水透本無竒初見潮州刺史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來居士欲奚為山中雷雨誰宜主水底蛟龍自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復有孫枝相傳以為口實

方廣寺湘潭界中有寺名方廣每至四月朔日在東

壁則照見維揚官府樓堞居民舍宇物物可數

舊志

南岳廟神南岳志神蓋唐勇士張忭也有盜夜刳神腹方舉及神轉首怒目顧盜盜怖死吳致堯令邑日神語以徙廟吳從之畚土得銅戟三事按忭孝感人忭曾副南霽雲請師於賀蘭進明留而饗之霽雲斷一指示不留忭亦斷一指及死節數日忭見夢家人曰吾得請於帝為南岳司錄行人間賞罰未幾進明暴死若震邑志云

雷神成化中寧遠縣婦將婉姪忽一物投產室牀下
高尺有五色藍鷹嘴龍爪而膊後有兩翅時雨甚急
家人趨而問之巫巫曰雷也適下擊惡物見穢不能
起或教以新傘盛之疊數桌為高臺置雷物於上日

數次清穢越三日乃去

永州志

竈神彭介湘陰人為柳州刺史中夜庖厨有燈火潛
窺之則烏衣朱冠者起揖曰某即竈神時所譴責者
饑餓無主之鬼竊食耳公能春秋臨水祭之無主者

之骨擇土掩之為德不細公之見吾當有微恙急服牛黃以生犀致鼻中即無患介如其言乃祭餓鬼於水濱葬遺骨於高原介既歿柩歸長沙空中聞泣聲

舊志

五祖老僧趙令衿宣和初赴南康司錄過蘄州遊五祖山絕頂白蓮亭夢寢間見一老僧曰君此去至晉州當哭子以昔守晉州因事繫民母遂失所生子今報也言訖不見至黃梅子善忽病越四日死於白湖

澤舊志

菩提大王神姓何諱萬春祖籍江右遷居蓴水因家
馬貞觀末兵燹頻仍疫癘為災神廣積陰功以救民
壽九十餘逝有二載值王師對壘常現像空中手把
青旗往來撲救遂獲凱旋事聞勅封護國佑民菩提
大王建廟於會城譙樓之西

徐惺蒲圻廟碑記

草鞋大王大教場有草鞋大王廟神姓蔣名英本武
昌衛世職為人光明瑰偉善騎射以九月初十日生

先一日登高劇飲馳馬於場馬躑神斃自是居民向
夕即聞操軍放砲聲聞諸都御史乃大閱兵以驗之
陣甫列忽白晝如晦風雨驟作軍士皆迷隱聞神索
草屨急都院為舉祭乃已上其事勅配六纛之神每
當武舉之歲士子相率焚不借以醮神遂沿呼為草

鞋大王

江夏志

楠木大王黃守盧濬嘗呼舟江上風起舟師頻呼楠
木大王問故以妖對濬歸撰文牒水府其畧曰象窮

魍魎轉深鑄鼎之思誠格神明欲下然犀之焰惟川
靈之失綱故令尾大者不掉彼風師亦助虐其與首
惡者何殊仍期三日以木來屆期駕詣江上忽一木
自樊口至命縛之登岸時修學宮以為左柱又耳談
載盧守黃誕日假寐夢出一字門織染橋東越數家
有嫗饌已中有餠糕厭飫而反及覺唇吻猶香密令
掾偵之見老嫗設俎奠其亡夫餠糕其生所嗜也亡
三十二年公齒與誕日皆同掾還報召嫗贈金仍為

經紀其家

黃岡志

黃守盧濬毀淫祠黃州安國寺右有景佑真君廟祀
張睢陽郡守盧濬遍毀淫祠是廟亦在廢中忽門皂
為神所附索筆題曰皇天生我今男兒君王用我今
熊羆力拔山兮雷電氣貫日兮虹霓月正明兮拔槍持
劍星未落兮擊鼓掀旗擣賊壘兮焚寨鬻賊肉兮充
饑食馬鼠兮既盡殺妻妾兮心悲為厲鬼兮身披鐵
甲為名神兮手執金鉞莫指我為張飛莫指我為張

儀其張巡今在世與許遠今同時在東嶽今押案總
督府今陰司為蓬萊今殿直任鄧都今獄推景佑真
君今人間封爵忠烈大夫今天上官資漫濡毫而染
翰俾世人以皆知濬驚異後詰以事應如響由是廟
得不毀

黃岡志

梯仙國博異志神龍元年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浚
井十餘尺而無水工人捫壁別一天地日月世界署
牌曰天石山宮門內兩人皓齒鬢髮金冠跣足問汝

胡為至此工人具陳本末須臾有緋衣傳勅曰以禮遣之門人遂引工至清泉洗浴白泉漱飲甘美似醉行半日有一國城宮室皆金玉城樓題云梯仙國工人詢曰此國是何處門人曰諸仙初得仙者關送此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得至諸天或玉京蓬萊崑閼姑射工遂上山聿尋來路門人曰汝來此頃刻人間數十年矣欲尋舊穴應不可得當奏請通天關鑰匙送卿歸工人拜謝須臾雲開已在易州北三十里孤

星山頂洞中及出詢陰家時人云已三世矣工人自後不食五穀莫知所在

巖下翁湘中記永和初有採藥衡山者道迷糧盡過息巖下見一老公四五年少對執書告之以饑與其食物如薯蕷指教所去六日至家而不復饑

第一州吳信洛陽人紹興初為武岡尉劇賊曹成蹂躪湖湘間守將黃君興避去信獨誓死捍禦寇迫城呼曰聞黃使君素厚故來取信曰去久矣成曰當為

君全一城即去黃歸冒為已功受陞賞信幾獲罪後
數年為全州清湘尉夢人告曰君守城有陰功子當
及第起自東南第一州後官建康見驛壁有詩首云
建節東南第一州其子仁傑登科常詣部銓量前兩
夕夢入大叢林一僧欣然出曰吾四祖也復見一僧
曰吾五祖也明日調官蘄之羅田乃知兩祖寺者在
蘄境

舊志

回巖客岳陽風土記岳陽樓上有呂先生留題云朝

遊北越暮蒼梧袖裏青蛇膽氣麤三入岳陽人不識
朗吟飛過洞庭湖今不見當時墨跡但有石刻耳先
生名岩字洞賓河中府人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去
遊廬山遇異人授劍術得長生不死之訣多遊湘潭
鄂岳間或賣紙墨於市以混俗人莫之識也慶厯中
天章閣待制滕宗諒坐事謫守岳陽一日有刺謁云
回巖客子京曰此呂洞賓也變易姓名爾召生置酒
高談劇飲佯若不知者密令畫工傳其貌既去來日

使人復召之客舍主人曰先生半夜去矣留書以遺
子京視之默然不知所言何事今岳陽樓傳本狀貌
清俊與俗本特異

青林童子宋太始元年明帝遣沈攸之西伐子勣伐
柵青林山今廣濟地睹一童子甚麗問伐者曰取此
何為荅以討賊童子曰下旬當平何勞伐此忽不見
舊志

杜真人元杜雲隱黃陂人洞庭湖廟祝也能知水面

風波與人語輒驗江南湖北肅政廉訪已延上其事
於朝至元十六年十月內勅封普惠廣化真人提調

沿江諸廟事

舊志

蔣蓋字湘崖零陵人正德癸酉舉人出宰扶溝以清
潔著常遇異人授以奇術遂挈妻偕隱結廬山中曰
寄寄窩修煉數年遍遊名山多在天台鴈宕間晚歸
貧甚值除夕不能具朝餽乃自吟曰柴米油鹽醬醋
茶七般俱在別人家唯有老夫無計策開窗獨坐看

梅花忽假寐出神語友人王孫莉陂以窘故王孫乃
備物送之方及門而蓋始寤其竒幻多類此死之日
有鄉人過於道授以鑰寄其家家人駭之舉棺甚輕

蓋尸解云

永州志

景輝不知何許人或曰景清之後也懷宗時從襄漢
遊楚攜一琴夜嘈嘈彈又為詩善飲酒好與文士交
至廣濟望東衝山石錯落遂卜明水為黃牛院以居
乙亥流賊數十人由太湖入宿松歷佩香驛輝先有

書謂其友舒民裕曰二月賊來當毋擾九月須遠避
無如其言嘗以時旱過黃陵洞鼓琴少焉以琴絃
繫一石書數字投潭中隱隱見波起久之有龍出大
雨四境霑足其為詩不肯留時人勸之因名曰勸留
草書法類懷素後羽化山中當九日至今每年九日
山人攜樽帛之名曰掛瓢會

舊志

柳毅娶龍女虞初志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
第將還湘濱取道涇陽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

問之婦泣曰妾洞庭君少女嫁涇川次子夫婿樂逸
為婢僕所惑毀黜至此聞君將還吳密通洞庭欲以
尺書寄託侍者洞庭之陰有大橘樹鄉人謂之社橘
舉樹三發當有應者語竟引別東去毅乃訪於洞庭
依婦前言俄有武夫出波間引入靈虛殿取書以進
洞庭君泣曰老夫之罪使閨窻孺弱遠罹詬害哀咤
良久左右皆流涕君驚謂左右曰無使有聲恐錢塘
所知毅曰錢塘何人曰寡人愛弟也昔為錢塘長今

則致政矣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
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之一怒也語未畢而大聲忽發
有赤龍長萬丈餘千雷萬霆繖繞其身擘青天飛去
俄擁紅粧一人回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乃
宴毅於凝碧宮洞庭君弟錢塘君曰涇陽之妻欲求
託高義世為賓親毅以殺其婿而納其妻於義不可
因肅然以謝明日毅辭歸遂娶於張氏張亡又娶韓
氏旋亡徙家金陵復娶盧氏經歲餘生一子笑謂毅

曰余即洞庭君之女也銜君之恩誓必求報洎錢塘
季父論親不從悵望成疾值君累娶不終卜居於此
遂得報君之意開元中相與同歸洞庭莫知其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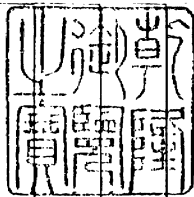
老青衣博異志山人劉方元自漢南抵巴陵夜宿江
岸古館聞廳西有家口嘯咏之聲一老青衣曰往年
阿郎貶官時令老身常騎偏面騮抱阿荊郎墜損左
膊至今天陰酸痛明日必大雨今阿荊郎官高也不
知知有老身無昔日阿荊郎愛念青青河畔草今日

亦頗謂綿綿思遠道也。明旦果兩壁上有詩墨色甚新。其詞曰：爺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迴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成灰不堪著。視其書，則鬼之詩也。平江山魃岳陽風土記：王文正公嘗宰平江，令宅舊為山魃所據，前令不復敢居。一日吏或夢見其告者曰：宰相至，吾當避之。如有影響相率而去已。而文正下車處，正寢無復驚動。

逸羣公子甘澤謠：韋駟者明五音善長嘯，自稱逸羣。

公子舉進士不第遊岳陽太守以親知見辟數月謝
病去第駛舟行溯洞庭騶乃水濱痛哭移舟湖神廟
下欲焚其廟忽假寐夢神人謂曰幽冥之途無枉殺
者明公先君嘗為城守方剛謹正鬼神避之撤淫祠
甚多不當廢者有一二神上訴帝初不許固請乃許
與後嗣一人謝二廢廟之主故賢第當之茲當遣水
工送屍湖上騶驚悟其事遂止尋果獲第屍於岸是
夕夢神謝曰鬼神不長忿怒而畏果敢以其誠也君

為人果敢如是吾所以懷畏昔洞庭張樂是吾所司
願以至音酬君厚惠所冀觀咸池之節奏釋浮世之
憂煩也忽覩金石羽籥鏗鏘振作甚嘆異曲終乃寤



湖廣通志卷一百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湖廣通志卷一百二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陳化龍

檢討_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繆琪

校對官主事_臣陳墉

謄錄監生_臣左振麟

欽定四庫全書

湖廣通志卷一百一十

雜記

楚人物世說新語王中郎坦之令伏元度滔習鑿齒
論青楚人物滔集載其畧曰鑿齒以神農生於黔中
名南詠其美化春秋稱其多才漢廣之風不同雞鳴
之篇子文叔敖羞與管晏比德接輿之歌鳳兮漁父
之詠滄浪漢陰丈人之折子貢市南宜僚屠羊說之

不為利回魯仲連不及老萊夫妻田光之於屈原鄧
禹卓茂無敵於天下管幼安不勝龐公龐士元不推
華子魚何鄧二尚書獨步於魏朝樂令無對於晉世
昔伏羲葬南郡少昊葬長沙舜葬零陵比其人則準
的如此論其地則羣聖之所葬考其風則詩人之所
歌尋其事則未有赤眉黃巾之賊此何如青州耶

介子推說苑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使人往視
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

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並二十五人之力力於賁育以治天下與國克矣況荆乎

王業耆舊傳字子香漢和帝時為荊州刺史每出行部沐浴齋素以祈於天地當啟佐愚心無使有枉百姓在州七年惠風大行苛慝不作山無豺狼天子徵之道卒於枝江有二白虎低頭曳尾宿衛其側及喪去州境忽然不見百姓共為立碑號曰枝江白虎王君

劉勤謝承後漢書江夏劉勤家貧作麭供食嘗作一
量麭斷勤置不賣出行妻賣以糴米勤歸炊熟怪問
何所得米妻以實告勤責妻曰賣毀物欺取其直也
因棄不食仕至司徒

蔣琬湘鄉人蜀志蔣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
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見血
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
吉之徵也

谷利江表傳利本孫權左右給使以謹直為親近監
尋拜利都亭侯孫權於武昌新裝大船名為長安試
泛之釣臺沂時風大盛利令舵工取樊口權曰當張
頭取羅州利拔刀向舵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即轉
舵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
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輒於不測之淵戲於猛浪
之中樓船至高邈逝顛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
死爭權於是貴重之不復稱名常呼曰谷

陶侃晉書侃在武昌與佐吏從容飲燕每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殷浩等勸更少進侃悽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

羅含晉書羅含傳耒陽人幼孤為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晝卧夢一鳥文采異常飛入日中因起驚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藻思日新稱名江左累遷長沙相初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為德行之感

馬

韓延之安帝時為荊州治中轉平西府錄事參軍以
劉裕父名翹字顯宗延之遂字顯宗名兒為翹以示
不臣劉氏與司馬休之俱奔姚興劉裕入關又奔於

魏荊州志

劉季和襄陽記季和性愛香常如廁還過香爐上主
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
人家坐處三日香為何如坦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

公欲我退走耶

裴子野為江夏王參軍遭父憂去職居喪盡禮每至墓所哭泣處草為之枯有白兔馴擾其側

舊志

張僧繇名畫記梁張僧繇吳人也江陵天皇后明帝建內有柏堂僧繇畫盧舍那佛像及仲尼十哲帝怪問曰門內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此殿有宣尼像乃不毀拆

閣立本隋唐嘉話立本善畫至荊州見張僧繇舊蹟

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近代佳手明日又往
曰名下定無虛士坐卧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
牛僧孺幽閒鼓吹丞相牛公應舉知于頔相之奇俊
也特詣襄陽求知頔以海客遇之牛公怒而去後忽
召客將問曰累日前有牛秀才發未曰已去何以贈
之曰與之五百受之乎曰擲之於庭而去于公大憾
謂賓佐曰某蓋事繁有闕違者立命小將齎絹五百
書一函追之小將於界外追及牛公不啟封揖還

葛清西陽雜俎荊州街子葛清勇不膚撓自頸以下
遍刺白居易舍人詩成式嘗與荊客陳至呼觀之令
其自解背上亦能開記反手指其去處至不是此花
偏愛菊則有一人持盃臨菊漿又黃夾纈林寒有葉
則指一樹樹上挂纈纈窠鏤勝絕細凡刻三十餘處
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為白舍人行詩圖也

于襄陽西陽雜俎于襄陽在鎮時選劉某入京逢一
舉人年二十許言語明悟同行數里意甚相得因藉

草劉有酒傾數盃日暮舉人指支逕曰某敝舍從此
數里能左顧乎劉辭以程期舉人因賦詩流水涓涓
芹努牙纖鳥雙飛各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
對棠梨花比明至襄州尋訪舉人殯宮存焉

邢和璞西陽雜俎邢得黃老之道善心算作潁陽書
疏有叩竒旋入空或言有草初未嘗睹成式見山人
鄭訪說崔司馬者寄居荊州與邢有舊崔病積年且
死心常恃於邢崔一日覺卧室北牆有人斲聲命左

右視之觀無所見臥室之北家人所居也如此七日
斲不已牆忽透明如一粟問左右復不見經一日穴
大如盤崔窺之牆外乃野外耳有數人荷鋤鑿立於
穴前崔問之皆曰邢真人處分開此司馬厄重倍費
玉力有頃導騶五去悉平幘朱衣辟曰真人至見邢
輿中白幅垂綬執五明扇侍衛數十去穴數步而止
謂崔曰公算盡僕為公再三論得延一紀自此無苦
也言畢壁如舊旬日病愈

馬希範荆湖近事希範作九龍殿刻沈香為八龍飾以金寶長十餘丈抱柱相向作趨捧勢而已坐其間自謂一龍也其幞頭展角長丈餘以象龍角諸院王子僕從烜赫文武之道未嘗留意時謂之酒囊飯袋周行逢續世說周鎮西土湖湘兵將積功檢校官至王公者以千數行逢生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徐仲雅曰四隣乃亦畏我乎對曰侍中境內彌天太保徧地司空四隣那得不畏

李載仁三楚新錄載仁唐之後也避亂於江陵高季興署觀察推官載仁自負文學嘗為季興見知然為性迂緩一日將赴高從誨召方上馬無何部曲相毆載仁怒命急於廚中取飯並猪肉令相毆者對食之仍戒曰如敢再犯必當於猪肉中加之酥聞者無不笑之

孫光憲三楚新錄成都人高從誨辟為掌書記嘗慕史氏之作自恨諸侯幕府不足展其才力謂交親曰

安知獲麟之筆反為倚馬之用因吟劉禹錫詩曰一
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為飽煖家

渚宮二疏宋史咸平初朱昂以工部侍郎懇求歸江
陵逾年方允舊制致仕官止謝殿門外昂特延見命
坐恩禮甚厚令俟秋涼上道遣中使賜宴於玉津園
兩制三館皆預仍詔賦詩餞行縉紳榮之時吳淑贈
行詩有漢殿夜涼初閣筆渚宮秋晚得懸車之句弟
協亦同隱皆享眉壽家林相接謂之渚宮二疏知府

陳堯咨署其居曰東西致仕坊景德四年卒年八十
三門人謚曰正裕先生

二宋厚德錄宋庠宋祁應山人少時有僧相曰小宋
他日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年僧驚問大宋
曰子丰神頗異如曾活數萬命者庠曰貧儒何力及
此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庠俛思良久乃笑而
言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為暴雨所侵吾編竹
橋渡之耳僧曰是也小宋固當首捷子恐不出其下

二宋私語曰妾一歲豈有兩魁乎明年二宋同舉進士及第祁第一庠第十章憲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真祁第十後人立渡蟻橋識之

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讀周易其弟學士祁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翊日諭所親令謂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燕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喫齋煮飯食否學士笑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某處喫齋煮飯是

為甚底

舊志

南宮城湘山野錄馮文簡當世始求薦於武昌會小
宗者庸謬寡鑒堅欲出落又欲置於末綴時鄂倅南
宮城監試當拆封定卷大不平奮臂力爭之以馮冠
於鄉版果掇大魁釋褐除荆南倅

歐陽程初名和營道人少貧兄澤為郡吏依之傭書
賦池亭詩云鑿開幽境泛流萍迴合波間小洞庭寒
影倒吞凌漢樹冷光高浴半天星魚翻錦鬣波紋縐

鷺洗霜翎水氣腥昨夜蛟龍忽飛去滿軒風雨震雷霆
郡守知為和作乃召和試之指架上鶯為題和應聲即
對有不知誰是解緇人之句守異之曰吾為汝解緇何
如遂給俸金遣和充學官弟子赴試路間逢一青衣童
子云以今科省榜走報各處城隍因問道州歐陽和中
否應曰有歐陽程無和和因更名程是年登王世則榜
進士時太平興國八年也仕至屯田員外郎

道州志

王韶客軒筆錄韶罷副樞知鄂州宴客出家妓坐客張

績醉挽妓不前將擁之妓泣訴於韶坐客皆失色韶曰
出爾曹以娛賓乃令客失歡命取大杯罰妓人服其
量

寇忠愍準登第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縣唐謂
方為邵夕夢有人告云宰相至唐思之不聞朝廷
有宰相出鎮者晨興視事而疆吏報寇入界唐驚
出郊迓勞見其風神秀偉便以公輔待之且出諸子
羅拜在縣日人皆以寇巴東呼之有野水無人渡孤

舟盡日橫之句時以為若得用必濟大川初準赴巴東舟經查渡灘水急難上俄聞水中人語準視之有人裸體為挽舟準詰之答曰我黃魔神也公異日當大用故來護但裸體不敢見準以錦袱投之神即以袱蔽體而出國老談苑準謫營道唯衣裘繫為相時所得金笏頭帶當權希時者諷其遁禮準拒之曰君父所賜服之不忘未見禮之失也諷者慙而退

岳武穆飛領兵過茶陵鄉人尹彥德以牛酒謁軍門

犒軍三日飛曰汝當以詩書教其子孫乃親書一經
堂三大字遺之彥德如其言子伯正仲正後果登第
飛初封武昌縣開國子後子霖漕湖北過武昌吏民
設香案具酒半哭而迎有一嫗尤哀曰相公今不復
此來矣霖呼而遺之食問其夫何在嫗哭曰不善為
人為相公所斬矣問其子與婿皆然人以是知武穆
之感人者深矣

舊志

李南公天中記尚書李南公知長沙縣日有鬪者甲

強乙弱各有青赤傷南公召使前自以指捏之曰乙
真甲偽也訊之果然蓋南方有櫟柳以葉塗肌則青
赤如毆傷者剥其皮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棒傷
水洗不下但毆傷者血聚則硬偽者不硬耳有一村
多豪戶稅不可督所差戶長輒逃南公曰然則此村
無用戶長知縣自督之書其村名帖於柱豪右皆懼
是歲初限未滿此村稅最先集又諸村多詭名村存
戶亡每歲戶長代納亦不可差南公悉召其村豪右

謂之曰此田不過汝曹所典賣耳與汝期一月為我推究不則汝曹均分趣之及期盡得冒稅之人使各承其稅

夏英公夏竦鎮襄陽遇肆赦各賜帛時胡旦瞽廢在州竦依赦送胡縑十疋胡笑曰傳與舍人何寡聞如此奉還五疋請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諸儒所解束帛戔戔之義竦檢之果見三代束帛束脩之制束脩得十疋即脯十束束帛則卷為二端五疋表王者有屈

折於隱淪之道也

襄陽府志

丁晉公國老談苑丁謂既竄朱崖路由湘潭佛寺飯僧為文以自敘其畧曰補仲山之袞雖曲盡於片心和傅說之美實難調於衆口

解潛紹興元年鎮撫使知荆南府解潛奏措置荆南歸陝荆門公安五州營田其後軍食仰給省縣之半

荊州志

陳規建炎末德安復州漢陽軍鎮撫使陳規倣古屯

田有逃戶歸業者收畢給之過三年者不受理凡軍工所屯之田皆相其險隘立為堡塞其弓兵等半為守禦半為耕種如遇農時則就田作有警則充軍用

舊志

張闡議隆興元年工部尚書張闡言今日荆襄屯田之害非田之不可耕也無耕田之民也官司慮其功之不就不免課之游民游民不足不免抑勒百姓捨已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賦稅猶在或遠數百里

追奪以來或民雙丁役其強壯占百姓之田以為官
田奪民種之穀以為官穀老稚無養一方騷然有司
知其不便申言於朝罷之誠是也然臣切謂自去歲
以來置耕牛置農器修長木二渠費已十餘萬其間
豈無已墾闢之地豈無廬舍場圃尚可卒業一旦舉
而棄之不為勢家所占則是捐十萬緡於無用之地
而荆襄之田終不可耕也臣比見兩淮歸正之民動
以萬計官給之食以半歲為期今踰期矣官不能給

則老弱饑者轉而他之殊失斯民向化之心兼亦有
傷國體臣愚以為荆襄之田尚亦有可承之規與其
棄之孰若使歸正之民就耕非惟可免流離庶使中
原之民知朝廷有以處我率皆襁負而至異日墾闢
既廣田疇既成然後取其餘者而輸之官實為兩便
襄陽志

謝諫議謝泌居官不妄薦士或得一人則焚香捧表
望闕再拜而遣置所薦雖少無不顯者咸平間泌知

襄州日張逸知鄧城以暇日多乘小車從數吏渡漢水入鄧城界以觀風謠或載酒邀張吟嘯終日而去其高逸樂善如此張亦其薦也

襄陽志

張詠國老談苑詠鎮永興有父老訴牛舌為人所割詠詰之爾於鄉作誰氏最隙訴者曰有甲氏嘗貸粟於某家不遂搆怨之深詠遽遣去戒云至家徑解其牛貸之父老如教翌日有百姓訴殺牛者詠謂之曰爾割某氏牛舌以償貸粟之怨而反致訟耶其人遂

伏罪

李西樞宋敏求退朝錄憲成為知制誥尚衣緋出守
荆南召為學士閣門舉例賜金帶而不可加於緋衣
乃並賜三品服

王立天聖初為夔州路轉運使施州徼外蠻利得賜
物每歲求入貢者甚衆所過煩擾為公私患立奏令
以貢物輸施州遣還溪洞又城施州通雲安軍道以
運鹽朝廷嘉之

舊志

邊鎬南唐書鎬不知何許人事烈祖累遷通事舍人
保大初率洪州屯兵尅建泉汀漳等州八年馬希萼
入潭州命鎬以州兵如界上覘楚遂討長沙破其軍
於龍回關希萼希崇相繼送款鎬盡遷馬氏之族歸
於金陵以功拜湖南節度使鎬性柔懦御下無法初
平建州民所尅獲惟以全活為務閩人德之號邊羅
漢及尅湘潭市不易肆楚人益喜號邊菩薩既而政
出多門荏苒無斷惟事僧佛人皆失望遂號為邊和

尚

羅狀元宣和間平江羅孝芬居側有大柿樹雷折之火燎其文成羅狀元字下有三點人莫能測明年孝芬舉甲科第三始悟其兆

岳州志

辛中丞辛人膺紹興中為湖南提刑舟至武昌大將岳侯於江亭迎謁辛見之即以明日具食既宴延辛入小閣執手曰前夕夢為棘寺逮對獄獄吏曰辛中丞被旨推勘驚寤而津吏報君至他日飛或不幸下

獄願公救護之後數年飛故部王貴迎時相意告其謀叛繫大理獄新除御史中丞何鑄治其事方悟前

夢乃新中丞也

江夏志

張拱之江陵人政和中夢白衣人拜於床下旋入於池命僕掘其處得大銀二十錠一一花書之藏諸篋笥他日復夢來別云欲往長沙助趙官人造宅旦發笥果空矣遂往長沙訪之善化縣旁有趙宅方興工創大第張乃謁之謂趙曰君家治地時於土中獲何

物趙云得白金千兩張乃話前夢以他銀相易攜歸
寘於床足入夜常聞泣聲後不知所之

荊州志

楊大方夷堅志大方岳州人好學負氣紹熙中赴漕
臺試於江陵道中過一廟衣冠入謁擲案間盃玦咨
決得失神不許時已被酒遂取玦毀之控惡部判官
鬚大聲叱責引足蹴仆之乃去纔出門悶蹶移時起
謂僕曰酒之累人如此吾適入廟實為過侮被二卒
迫詣庭下神詰責甚峻賴善部力為分解曰此子為

一醉所誤未宜寘之重罰就令充惡部使神首肯我必不免索紙作家書授僕投筆而逝

王翊東坡志林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夢於水邊見一人為人所毆傷翊救之得免明日偶至水邊見一鹿為獵人所得翊悟以數千贖之鹿隨翊起居未嘗一步捨又翊所居後有茂林果木二月有村婦過林中見一桃熟而絕大獨在木杪乃取而食之翊適見大驚婦人食已棄其核翊取而剖之得硫黃一

塊如桃仁吞之甚甘美自是斷葷肉齋居一室

滑世昌鄂州都統司醫官居於南草市家貲積萬會
歲荒疫自捐錢藥救療淳熙中夢客來訪車從甚都
云此市明日有非常災君家亦當墮此厄君平日多
所濟活神特敕之其妻夢亦如此至日大風夜半火
作滑居灰燼忽有壯夫數十輩著紫衫執簪十乘烈
火邊驅家人登之昇至野徑俄風雪大作人簫不見
一家皆存又於爐中得三十餘金遂免凍餒

舊志

高宰荆南有妖巫挾幻術禍福人郡縣莫敢問吳興
高某為江陵宰欲杖之大吏泣諫恐懼竒禍高愈怒
卒杖之巫嬉笑而出頃之高面漸浮滿遽詣巫所居
巫出迎高命縛之柱亂箠之凡神像經文悉焚之搜
得小筍茵裏木人又碎之巫無完膚高面漸平執之
還白於大吏曰某不惜一身為邦人除害矣大吏命
投之江

荊州志

永興倅桐陰舊話職方諱繹字仲連從晏元獻公辟

為永興倅有富家子悅娼女柳約為夫婦而父母強
為子娶乃謀之市卜教以厭蠱期妻必死既而妻果
病垂死妻之父母聞而告官晏公醇儒不信曰世顧
有是耶職方固請鞠之遂得實發地藏木偶人書其
妻名氏生時與呪詛之詞晏公大驚乃奏抵法

德安總轄宋龐元英談數德安有人家土庫中被盜
者絕無踪跡一總轄謂其徒曰恐是市上弄猢猻者
試往脅之不伏則執之又不伏則令唾掌中如其言

其人良久覺無唾可吐色變具伏乃令糊繇由天窓中入取物或謂總轄何以知之曰吾亦不敢必但人之驚懼者必無唾可吐姑以卜之幸而中耳

毛憲憲守長沙謝韓平原云湖南之地二千里序詩幸託於昌黎平原之客十九人脫穎願同於毛遂

舊

志

劉次卿荆楚歲時記江夏劉次卿以正旦至市見一書生入市衆鬼悉避劉問書生曰子有何術以至於

此書生言我本無術出之日家師以一丸藥絳囊裏之令以繫臂防惡氣耳於是劉就書生借此藥至所見鬼處諸鬼悉走其方用武都雄黃丹散二兩蠟和令調如彈丸正月旦令男左女右帶之

樊尚璟段然記江夏令樊尚璟諸生時夢神人赭袍異相語之曰吾洞庭水神也君異時成進士必牧余土後筮仕江夏值邑人肇建柳毅廟因割金以助入廟瞻拜神像宛如夢對或云神語終身事甚悉秘而

不宣

汪安行安行以武陵郡丞攝守澧陽移攝巴陵歸任
道由安鄉阻風五日禱於黃山祠夢烏巾紫欄者來
謁云詰朝可行矣異日吾邦使君也敢不告既寤風
果息解維去秩滿還朝遂得澧守紹興改元乃書其
事於廟

岳州志

黃可久嘗避暑黃鶴樓夜卧初醒江月照樓中見兩
道人弈一道人旁觀碁子大如礫樓空子落其聲砰

砰然私念夜來登樓時守者已鎖門去道人何自入
且狀貌殊異急起披衣就之將近遽不見又嘗夜渡
陽邏風起舟覆身沈至底一黑丈夫長及天以手托
之置覆舟底上先有漁者夢冠袍人從鏡匣中起伺
之江干見可久坐風浪中拏舟救之

舊志

靳謝童子相傳宋時人少選悞十歲不能言父母怪
之多苦焉令牧牛一日作牧牛謠云可若何遠遠騎
牛下淺坡長笛一聲鳴也清歌一曲無多後遂能言

神益清朗並能書與詩然不傳所傳者僅此

舊志

江陵姚子姚為母以燒死終身不忍噉炙

荊州志

廬山子述異記益陽曾欽掄家小廬山下遂號廬山
子為人嚴毅正直樂善好施既歿之八年其子德泗
病篤一日忽強起衣冠出大門揖云大人幸臨入門
作拴馬狀升堂設上座呼家人羅拜設酒食聽泗問
答隱隱若欽掄對語尋云大人賜我藥取碗注水作
調和狀飲訖碎碗於地藥氣達於戶牖日暮送出大

門深揖別還就寢氣絕移時乃甦云大人示我某日
愈果驗里中傳以為奇

蔣彬黃梅人生五歲不言一日有戲是兒癡者忽應
聲曰如君喋喋不如我默默一座皆驚

舊通志

胡繼宗廣濟人有廩數十間貯穀每歲不登設食待
遠糶者而貸其息錢忽廩內一黃物似蛇鱗角四足
長數尺以穀為窠其家祭之日飼一粥土人呼為穀
龍又阮思槐竭困賑饑後飛粟來集倉皆滿

舊通志

周應嵩麻城進士性喜施予父歿以所易田產還其
主者無筭一日置數十金於篋為同塾友盜去家僅
私啟友所緘金在焉乃囑緘如故置其處終身不言
舊通志

黃梅劉珏年百二十一歲蘄水陳觀峯有隱德壽百
歲妻周氏百有二歲俱載縣志

黃梅洪度精書法一日洪濤浮敝篋發之得宋僧道
肯集篆金剛經字久磨滅乃精思七晝夜重臨刻佈宗

伯董玄宰學士陳居一何象岡侯木庵釋以小楷摹

勒上石藏燕京摩訶庵

舊通志

孝感黃在中好黃老為羽士歲戊午二月壽百歲忽有黑兔至伏於堂右衆賓驚異在中曰我生年月日

時俱卯屬兔也又三年乃卒

邑志

舉人胡基讀書白雉山中有僧大海持籃來見基下拜呼師兄云師授記若逢籃繫斷大治遇胡基今果斷也與居久之能知基意向及其家事皆豫以告夜

坐墓間頗致天神及諸鬼物因謂基宜從我尋舊盟
毋絆迷津苦海又負韋馱丐基莊嚴像重數百觔僧
去來僅兩時許後基於某庵見之則在數百里外也
基欲為作庵平等山僧曰此非吾地後二十年有海
外高僧來主之見基無去意乃與期後會日時忽行
不見至期基病甚遲僧不來竟以其時卒

舊通志

吳徹字文通江夏人雅善吟咏家貧落魄好奇節元
末陳友諒置諸親密呼為先生遣偵明太祖為所獲

釋其縛問曰汝能詩為我賦天閑百馬圖徹應聲曰
問渠何日渡江來百騎如雲疊鼓催九十九中皆汗
血當頭一個是龍媒太祖擊節然憾其為友諒用刺
詭譎秀才四字於面遣還友諒醜之徹掉小舟遁去
後太祖攻武昌將屠之徹忽求見復命題西山夜雨
詩應聲曰莫厭西山夜雨多也應添起洞庭波東風
肯與周郎便直上金陵奏凱歌太祖領之遂班師還
建康後屢下詔物色之徹曰吾面目可憎竟辭不出

江夏志

夏忠靖仰山脞錄夏忠靖原吉先世德興人大父以
官寓湖河遂家湘陰母夢三閭大夫入其室已而生
原吉德量汪洋人莫測其際時同事有性褊急者嘗
書吉姓於座右以自警言少忘之性如舊嘆曰夏公真
不可及也或問公量可學乎吉曰某幼時人有犯者
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
較何曾不自學來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

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中便無主矣及卒贈太師

董熙廣濟人初為掾給事縣庭好春秋學每就寓曹
治之夜分不輟令得其故驚愕給筆札試之曰不凡
之器也牘薦為諸生後以春秋入南雍舉永樂癸卯
鄉試第五名署諭安福即以春秋傳授諸生稱名江

右

舊通志

范理先進遺風楊文定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至
京邸溥問曰一路守令聞孰賢其子曰道出江陵其

令殊不賢曰云何曰即待兒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溥默識之即薦陞德安知府甚有惠政再擢為貴州左布政或勸理當致書謝理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理也何謝為逮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云衡陽大耄衡民姜茂富者生於正統間至嘉靖二十年一百四歲矣郡守蔡汝楠召見之賚以粟帛題額旌曰禮養高年司理舒化賜以杖銘曰履吉而康後二年乃卒

舊通志

劉餘慶江夏人景泰癸酉鄉試第一天順復辟特選二十八人入朝餘慶與焉其夜上夢二十八宿入見

盡授御史

舊通志

李西涯東陽入閣年久當武宗朝不能諫正有投匭名詩云文章聲價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水綠鷓鴣啼罷子規啼末句諷以鳥語行不得也不如歸去後竟因詩告歸

舊通志

徐鉉與兄鉉同登弘治庚戌進士年僅弱冠使交趾

烹猩以獻鈺舉箸取兩目啖之交人畏服

舊通志

甯均黃州師巫正德間在飛喪崖見一鼠盤旋道上

忽入地穴其下得銅印一鈕上篆扶蠻王印用署符

呪能呼風雷後柄損遂不驗

舊通志

錢定黃陂人世宗在藩邸侍講讀一日忽問曰昨夢

髮白作何兆定曰王上添白其吉可知世宗默喜及

繼統徵至京授官不就乃賜金帛冠服親書御扇扁

其門曰天下一人師

舊通志

呂禧黃岡人總角作烈女旨酒二賦奇字盈幅時人莫識也惟王太史雅欽見而奇之呼為國器舉嘉靖辛卯鄉試除丹棱令楊太史用修為序其蜀稿

舊通志

唐時舉咸寧人父毓明絕有子三獨器重舉分產罄與昆季謂舉曰汝不藉此也適有穀數鍾曝階下舉方負暄讀書為羣豕食盡不顧妻怒毀其書舉笑曰奈何為五斗米棄我千鍾粟乎天下名義果非婦人

所知也尋登嘉靖丁未進士

舊通志

彭信古字龍陽麻城人幼同季弟遵古從伯兄好古
學皆嗜讀書而信古獨勇擴山有崇常魅人信古力
叱之聲如山頽詰旦往視則一白狼斃巖下然每試
輒鈍及以已文予其弟仍擢首乃慨然廢書以武藉
登進士而伯季皆第春官時人稱為三陽以其字熙
陽龍陽丹陽也

舊通志

夏鼎字銘韋通判相儒子孝感人有異才為諸生不

第棄去中萬厯丙午武科尋以足疾杜門著述凡數

十卷尤精韻學

邑志

胡國棟字枳稜御史其俊子孝感人初名應振以明
經當授司訓有請纓志遂棄去更名如龍中武科授
河南汝州千總又以不合上官去更今名復成武進
士授大河衛守備以疾卒棟力強貌偉弓矢劍擊無
不絕倫嘗與人角技令承丸於頂挾彈背擊之百不
失一羣盜畏其名無敢犯者

邑志

程之試黃岡人萬厯己酉鄉舉歷官開封同知理河
務有濬築功河神舊祀金龍大王忽有詭稱黃大王
者觸之譴責立至羣肖像奉之總河命試往驗試以
繩縲像頸拉仆之投其廟而神不靈後以父春秋高
乞歸

舊通志

廣濟陳王化有孝行萬厯乙卯歲苦疫闔門俱困母
卒不食三日夜感神謂曰吾憐子為子斧斷疫且起
視斧入門寸許患者悉痊

舊通志

孫煜天啟丁卯文學館於蘭溪歐氏忽有頭陀入齋
云孫郎何久戀人間三山有辛草服之可以免劫宜
偕吾去煜辭焉頭陀竟洩之走歐氏爭挽不得其行
如飛久之惟見高巖幽澗古樹雜花如織煜思家大
痛頭陀曰世緣未斷可瞑目勿視少頃已在黃郊柯
山矣

舊通志

王中軍名上庸四川人懷宗十六年由武進士授上
湖南兵巡道中軍值張獻忠寇至石磯站部卒鳥散

上庸大呼獨挾佛郎機擊賊殺數十人賊大至火藥盡猶舉鐵礮奮擊力竭死之後人於其死處每聞金

鐵聲

舊通志

梅啟南廣濟諸生懷宗辛巳歲大祲江北人相食啟南與陳伯順等議施賑夜夢天神謂曰人民大難施粥可濟啟南詐施粥十日神微笑次夜復夢如故且云事已聞諸上帝矣明日縣令議賑啟南輸穀助之

舊通志

劉岱嶽沱川步民兄弟三人皆為伍伯緝盜江湖懷
宗時獲盜魁以賄重而縱之囊金歸設大遽篠中堂
几上寘金滿內陳牲藝楮家人無小大盡歡忭忽遽
篠火起三人愕然退立金從火光中作紫蜺破屋瓦
徑去無錙銖存者

舊通志

馬炳然正統間宰嘉魚羣盜劫藏去而鈇召報適至
以盜不得阻行始盜入馬於暗處稽其數三十人有
長而髯者魁也因密屬捕者懸賞罰期必得會陽邏

鎮渡江人數內一髯人正如盜狀遂縛以聞虐訊皆
誣服馬始就道後豫章獲盜稱賊出嘉魚移文楚臬
守以是罷囚皆死厲獄中正德間馬建中丞節過楚
入閩楚正戒嚴以劇盜劉六劉七等且至馬與楚藩
臬爭禮出遇盜陽邏磔其屍搶其處子家屬死者三
十人人謂冤報時郡守余貴不忍大臣女辱賊即索
千金具牒屬青衿方勇等往贖女追及於潯江其帥
趙風子受金還女曰以克爾郡犒軍錢厚貽而遣之

余具車馬以四老嫗護女送還蜀郡

黃岡志

渠油黃州渠生貨油為業人呼曰渠油每作油乘熱
益便溺幾三之一因是獲息頗博其子忽告母曰爺
身畔常有獄子把柳棒隨後他人無所睹父固莫信
又曰我將死母亦不免未幾子母繼亡渠遂感疾如
受考掠狀家貲索然經歲而殞

舊通志

閭丘十五黃岡村民富積米穀每幸凶年即閉廩騰
價細民苦之既老且病不復能飲食獨食羊矢家人

憐痛刻木為模置粉餌如羊矢狀使食之入手即投
於地須真矢乃肯咽之歷數月方死

舊通志

屈姊離騷注女嬃屈原姊也楚人謂女曰嬃袁山松
云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
冀其見從因名姊歸縣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
女嬃廟擣衣石猶存

司馬徽妻別傳司馬徽有人倫鑒識時人有以人物
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

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
曰如君所言亦復佳

華容女于寶搜神記漢建安初華容有女子忽啼呼
云有大喪言語過差縣尹以為妖繫獄百餘日忽於
獄中哭曰劉荊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日即遣馬吏
驗視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為貴
人後無幾曹操平荊州以涿李立字建賢為荊州刺
史

韓康伯母世說韓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於闔廬洲
中逢桓南郡卞鞠是其外甥時來問訊謂鞠曰我不
死見此豎二世作賊在衡陽數年繪之遇桓景真之
難殷撫尸哭曰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
郡邑數年為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木蘭明一統志黃陂縣木蘭山下有忠烈廟廟後有
冢相傳為木蘭將軍蓋朱氏女代父西征者其說見
於古樂府然不著何代人獨詩中有可汗語知其世

非晉即隋唐也又文苑英華載木蘭歌注云郭茂倩
樂府不知名葦元甫續附入其歌曰唧唧何力力木
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嘆息問女何所思問
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
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
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東市買駿馬西
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旦辭爺娘去暮
宿黃河邊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水鳴濺濺

旦辭黃河去暮至黑山頭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燕
山胡騎鳴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渡若飛朔氣傳金
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
子天子坐明堂策勲十二轉賞賜百千強可汗欲與
木蘭官不用尚書郎願得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
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粧
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
閣床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牕理雲髮挂鏡帖

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驚忙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
蘭是女郎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
能辨我是雄雌

岐陽公主唐杜悰尚憲宗岐陽公主牧澧陽宏辭李
宣古數陪宴飲戲謔侮慢悰不能容使辱之公主出
而救之云尚書不念諸子學文待士如此那得平陽
之譽遣易衣而赴中坐岐陽請為詩冀彌縫也宣古
詩云紅燈初上月輪高照見堂前萬朶桃穠繁夜深

拋耍令舞來按去使人勞
惊賞之後惊二子喬體儒
林相繼登第人謂非其母
不能成其子也

舊通志

鬻鹽媪鄂州李媪居南草市無子鬻鹽自給淳熙中市大火屋廬殆盡媪室獨存門外鹽兩席凡所挂藁荐無少損郡守趙善俊詰之對曰無所長但每日所貨來買一斤以十八兩與之所憑以活殘年者一秤而已

舊通志

營道婦營道縣村婦養姑二十年孝謹姑因食婦所

進肉而死鄰人有小憾訴其置毒縣牒尉薛人主往
驗婦不能解願即死薛疑之反復招質婦曰每得肉
魚寘廚中柱穴薛詣其居視柱臂之蜈蚣無數集其
中具以白縣乃釋舊通志

克婦阿毛熙寧丙辰四月二十六日襄州通衢一死
婦阿毛其夫楊金配隸房陵既死詣州請陳願負夫
骨歸葬故鄉遭時大疫遂斃於道舊通志

秦氏衡陽少婦秦氏孀居有娒姑欲嫁之不聽鄰惡

少馮小二欲挑之以姑在不得間因計毒其姑佯為
助喪求與婦合婦怒擲石中之因計婦有所私為姑
所禁置鳩焉陷於辟有鄞人管思易者以恤刑至疑
之夜夢老婦牽二馬泣訴曰馬實殺我徧求馬姓者
不得視鄰右為馮小二忽悟遽呼訊之立承婦得釋
舊通志

韓希孟兩山墨談韓嫁為賈尚書子瓊婦元兵破岳
州韓被掠以衣帛書一詩自投於江而死長興州判

官沈思安嘗託劉元履者丐趙松雪為書其詩元履諾而未言一夕夢一婦人云趣為我求書庶因大人君子之筆發摠幽憤松雪聞而異之乃為之寫一通歸之於沈

雷母高世泰雷母傳石首王珠琦丁元末紅巾之亂家族盡罹賊禍子然一身奔走於鼎澧之間逐獵為生獲一田犬一頭九耳奇而畜之每出獵一耳動則獲禽獸一倍兩耳動則獲禽獸二倍三耳四耳動則

所獲如動數五七七八耳動者所獲盈庖無算至九耳齊動則逐獸歷年從未一見俄一日九耳皆動心竊喜遂馳入山竟日無所獲悵然而返經石塢犬徑奔其中見一石大如斗為之迴環狂吠尾爪搔搖起伏僕僕始則石上蘚苔搔之成痕久之爪跡深沒石中琦謂必奇珍負歸置神几間一夕風雨疾作迅雷入室破其石一乳女在中呱呱而泣始以為不祥欲棄之又不敢棄也鄉里觀者如堵遂聞之官官知為

神物令哺之言笑飲食無異尋常家處子鄰人以其
怪異莫肯與之議婚及笄琦遂配焉字曰雷氏溫惠
淑慎賢德內助若素嫻於師氏之訓者後生子三俱
鄉薦孫四俱登甲第至今屢葉相傳孫子繩繩號為
雷母其九世孫敬軒憶祖詩曰禍慘紅巾十八門春
風何意有兒孫澧陽奔命吾高祖奇媾當年裕後昆
鄂州民謠宋史開禧二年鄂州民謠塞上將軍少城
南從事多宣威不可問恢復竟如何時權臣開邊鄂

為宣撫使置司多辟親故幕賓聚城南為酣縱云

紅巾賊元至正間羅田徐壽輝與麻城鄒普勝等倡

妖術聚眾反以紅巾為號

黃州志

歐普祥黃岡人歲辛卯從徐壽輝以燒香起兵為元帥稱為歐道人壬辰二月引兵掠江西諸郡縣攻袁州焚室廬掠人民以去仍遣別將守之既而分宜人彭繼凱與元帥別速堅同起義兵復袁州普祥怒團結營寨癸巳二月復攻袁州速堅與萬戶寶同等堅

守城中民困食盡死者相枕藉十二月城陷普祥遂據之分兵陷吉之安福瑞之高安諸縣與元兵屢戰獲勝壽輝加普祥左丞大司徒袁國公庚子歲陳友諒殺壽輝徵兵於普祥不應壬寅明師克江西普祥令其子文廣納款歸附厚賜之命普祥仍以本部軍

馬守袁州

舊通志

蘄州盜徐正先是瀏陽有彭和尚能為偈頌勸人常念佛遇夜燃大炬名香念佛偈拜禮愚民信之其徒遂

衆徐本湖南人姿狀龐厚無他長生平以販布為業
往來蘄黃間時遇彭衆欲為亂思得其主一日徐於
鹽塘水浴衆見其身上毫光起皆驚異之遂立為帝
以蘄春反天下響應東南遂大亂湖廣江西浙江三
省城池多陷殺開蓮臺省於蘄春然資性寬縱權在
羣下擁空名耳後其臣偽漢陳友諒率兵攻臺謀奪
位遂死采石

舊通志

倪文俊號蠻子聚衆為亂倪世業漁居黃陂其生之

夕母夢有白虎入室及徐壽輝僭號倪為偽相每戰克捷所至殺害無厭又據荊鄂潭岳黃蘄澧安陸常德寶慶等處然驕恣不愛下竟為下所殺前二夕母

復夢白虎死遂遇害

舊通志

陳友諒沔陽人本姓謝祖千一贅於陳遂冒其姓父普才黃蓬漁子也友諒膂力過人嫻於武藝嘗為縣吏不樂會羅田徐壽輝與倪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為文俊簿書掾尋亦統兵為元帥襲殺文俊遂并其

軍自稱平章至元戊戌陷安慶龍興瑞州等路徐壽
輝聞其破龍興欲徙都之友諒不從壽輝引兵發漢
陽下江州友諒陽出迎伏兵於城西盡殺壽輝部曲
遂自稱漢王立王府置官屬庚子五月犯龍江明太
祖擊破之還至采石弑其主壽輝稱帝國號漢改元
大義尋遣其將張定邊陷安慶明太祖帥舟師討之
大破友諒軍友諒奔武昌久之憤其疆場日蹙乃作
大艦載家屬空國而行兵號六十萬攻洪都明太祖

親總舟師來援戰於彭蠡屢破友諒友諒窮蹙欲由
禁江口奔武昌明兵復邀擊之友諒中流矢貫睛及
顛而死友諒自稱帝至死僅四年年四十偽帥張定
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徑趨武昌復立
理為帝改元德壽明兵至理降之

江夏志

熊天瑞荊州人初以樂工乘亂聚兵從徐壽輝攻掠
江湘間後以陳友諒命陷臨江吉安至贛州凡四閱
月下其城友諒以其有功加參政俾守贛州兼統吉

安南韶諸郡辛卯友諒攻江西檄天瑞以兵來援不應及友諒敗死乃佯遣其子元震赴援已而與龍泉彭時中爭萬安地以兵相攻又欲圖取廣東預於南雄造戰艦甲辰春率兵數萬進攻廣州忽天晝大雨如注雷震其檣舟不能進天瑞驚懼仰天祝曰若廣州非予有則天為霽明當即日還師祝已天果霽既歸贛望氣者言將有外兵至可厭之天瑞不信是年夏以兵攻湖南桂陽山寨皆俘獲以歸明師既渡江

天瑞始懼遣元震築壘太壺所為備禦計秋九月明
師至贛天瑞閉城拒守常遇春鄧愈浚濠立柵以困
之凡五閱月援絕糧盡乃肉袒詣降盡獻其地

荊州志

劉千斤不知何許人成化初與石和尚李髯子後先
嘯聚鄖西靖勇將軍朱永兵部尚書白圭奏至詔官
軍攻擊大敗之嗣是流民復聚荆襄綿亘千里為梗
詔命都御史原傑籌之傑晨夕馳至三省延問逋民

皆願附籍為良疏請從之給田安集於荆襄德鄆四府得男婦八萬五千人遂陞鄆縣為府曰鄆陽統治之立行都司領一衛三所薦文武守臣布列分理舊

通志

龔福全不知何許人正德初嘯聚柳桂丁丑春詔三省夾擊之都御史秦金率兵破其寨柵九十擒福全斬其偽總兵劉福興李仁才俘者三千人

舊通志

劉六劉七正德四年五月劉六劉七趙風子取道至

團風鎮奪舟入江殺戮甚衆

黃州志

龍求兒辰州噶爾山苗與龍母叟龍子賢同姓為姻
嘉靖間求兒僭稱苗王南結貴州土獠西誘酉陽諸
蠻詔討之起都御史萬鏜會湖貴撫臣撫勦乃率永
順保靖官兵攻克噶爾諸山斬級七百七十有奇俘
三百有奇辰沅悉平議增官兵控制之

舊通志

徐景榮嘉靖二十四年春正月楚世子英耀上弑楚
王顯榕先是英耀上烝宮婢通妓女楚王懲以法英

耀慚恚遂與武昌護衛軍餘徐景榮等二十六人歃
血為盟謀弑楚王以舉炮揚聲揮手為號執爪鞭尸
長史孫立貪賄與承奉王憲張慶朦朧掩飾巡撫都
御史車純巡按御史伊敏生具奏詔會勘英耀斬首
西市仍焚棄徐景榮孫立王憲張慶皆論死

江夏志

明末寇亂懷宗八年正月有賊數萬寇黃安焚殺甚
慘二月初四日賊首曹操闖塌天八大王等率眾萬
餘陷羅田知縣梁志仁典史單思仁教諭吳鳳來訓

導盧大受死之志仁妻唐氏亦不屈死九月寇廣濟
敗鎮筓兵遂大肆焚殺知縣黃宏會走匿十年經
畧熊文燦總兵左良玉招撫張獻忠一丈青等賊於
蘄州荆藩為之置宴邸中時良玉不主撫議後果有
穀城之叛十五年七月初三日賊革裏眼率眾萬
餘襲黃安破之十二月二十三日賊張獻忠陷黃梅
墮其城十六年正月二十日賊革裏眼復入黃安
二十二日陷黃陂傷邑令趙元有縣丞夏統春主簿

薛聞禮皆不屈死之賊設立偽官去士民殺之賊怒復至墮其城是月二十六日蘄州鎮軍兵通賊張獻忠乘夜雪襲城破之殺戮宗室紳衿居民殆盡驅婦女毀拆城垣頓為平地時各營兵俱與賊通鎮軍兵及所弁張國威俱叛入賊營江防道許士奇被執去死於麻城三月初五日獻忠襲蘄水破之焚戮殆盡復驅丁男婦女墮其城十六年三月十三日遂自蘄水襲破黃州殺戮不可勝計時雨後血流有聲設

杙於清淮門外斷書生掌且劓之擇婦女手足纖小者專使平城挺刃交加生理紅粉不日而崇墉蕩然四月初六日麻城叛首明承祖洪佑兒迎賊獻忠入其城佑兒李家宰豎也勇悍桀驁因亂號召諸逆僕起洗耳會焚殺主人旬日衆至數千據邑叛至是席卷從賊號新營賊併其衆勢益張無何陷省城新營導之也然承祖等究為獻忠所殺四月二十三日獻忠復入黃州

以上黃州志

十二三年間流賊混十萬過天

星滿天星八大王混天星老猢猻闖塌天曹操革裏
眼等掠郢東焦山溫峽口一帶彼時因陵寢所在四
方援兵雲集有秦夫人阮夫人皆土司女官統猢猻
兵若干以象十餘隻為前驅又施州衛月空和尚統
僧兵若干又總兵猛如虎與劉孫二瑄統京營銳卒
若干賀李二家兵若干接踵而至約兵十數萬糜餉
需求蹂躪地方尤甚於賊一聞賊至龍泉寺皆魚鳥
散去十三年督師楊嗣昌困獻賊於川之巫峽人馬

將盡旦夕受縛獻忠拚死潰圍止三十七騎嗣昌急檄郢鎮錢中選伏兵於荆關要害截殲之中選畏縮不敢進賄王璫以陵寢為辭賊假裝督師差官給破襄陽戮襄王殺掠幾盡勢復猖獗不可制嗣昌聞報

自縊死

鍾祥志

鄂城之陷懷宗十六年春左帥移師東下掠兩岸船幾盡止於九江夏五月晦日賊張獻忠陷會城先是獻賊為督師楊嗣昌困於瑪瑙山僅以數十騎逸去

紿破襄陽其衆不滿千人乃遁於六安山中踰年始
出陷蘄州蘄水繼陷黃州並以麻城里人叛黨洪明
諸逆及黃屬新附之衆合數萬人其勢益張漸有飲
江之志密遣姦謀徧布城中而楚藩所募護衛新兵
弁領張以敬者黃岡諸生也嘗犯教楚藩督過之因
潛與賊通約為內應獻賊遂從樊口陟江西上故相
賀逢聖聞之親啟楚藩請發錙犒士卒議守禦楚藩
不以為虞監軍王揚基適奉巡撫江北之命聞寇逼

欲去逢聖涕泣挽之不得二十八日遽揚帆西渡防
守鎮算兵亦跳走人心洶洶前三日有發以敬等通
賊逆謀者馮生雲路以告逢聖逢聖不決密問北撫
大笑斥為狂生於是以敬等懼誅謀益急時賊欲徘徊馬橋而城人速之故宵馳二十九日突至攻大東
門及翼日未刻大雷雨城上人不能仰視有寒而仆
者雨止各巷口有白衣一二人呼曰賊已從某門入
矣守者內顧賊乘其瑕遂不守賊入大肆焚殺踞王

宮以竹堦昇楚藩華燿浮之江逢聖聞變入告夫人
危氏先自盡乃投滋陽橋下以死同時致命者有長
史徐學顏諸生馮雲路明濬汪陞延朱華趙等而明
濬一門為最烈其餘抗節於兵鋒水火名湮沒而無
稽者難悉數也賊凡大殺城中三晝夜乃封刃驅男
婦百萬閉於上下兩壇時方暍饑渴已不欲生旋傳
令挺而擠之江浮尸千里相屬水為腥膩不可汲者
累日而楚宗之幸脫者賊皆懸賞購捕及為怨家所

擒獻剪薙尤無遺焉賊乃僭稱西王改武昌為天授府江夏為上江縣設偽官以李時榮為偽巡撫舉人謝鳳洲為偽天授府知府未幾時榮死鳳洲代之並設偽科取士然獻忠每登王座即頭眩又性猥燥常跳擲調弄弓刀不能頃刻息其殘忍禍敗亦有由然也久之左帥乃遣將方國安等恢復賊遂取楚藩金寶掠遺民男女泝江上岳陽長沙等府已而入蜀左帥始至以功封寧南伯尋進封侯開藩鎮楚將佐佩

總兵印者纍纍而江北諸城郭半為李自成有不能
取也相傳良玉以敗襄城戴罪立功故以鄂城委賊
而後收之當賊陷鄂時密以楚府藏鏹數舟遺左又
傳前此左之駐鄂也楚人疾之不得已去亦怨楚人
有不日城破之語以鄂委賊之二說者必有一焉

武

昌府志

郢城之陷懷宗壬午十二月廿六日賊衆數十萬於
鍾祥石牌作浮梁渡兵廿七夜風大作船盡碎次日

復成之三十日平明偏郢城惟援勦總兵貴州溫如
珍先日方至立營未定力戰不勝死傷者衆率麾下
數百人衝陣而去癸未元旦賊分兵破陵總兵錢中
選巡按李振聲欽天監博士楊永裕俱為賊擒五營
將卒或殺或降者亡算已時陷城撫軍朱一鶴留守
沈壽崇邑令蕭漢巡按中軍李佳應死之守備王璫
知府王璣降賊守道張鳳翥通判張國運越城潛逸
闖賊李自成偽稱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羅汝才亦

稱偽元帥諸賊目武則有偽權制果威都尉掌旅部
總哨總等名文則有偽政府侍郎從事防禦府尹州

牧縣尹等名改承天府為揚武州

鍾祥志

漢陽寇變壬午冬闖賊李自成決黃河水灌開封乘
勝南下寧南侯左良玉敗走癸未四月十六日賊遣
其黨白旺由德安突至漢陽官民聞風宵遁賊駐三
日拔營去五月二十九日獻賊陷會城漢陽又為獻
賊所據設偽官以沈會霖為知府燕厥中為漢陽縣

知縣會霖孝感人先時陷賊彌歲以計得出壬午領鄉薦與賊謀臣潘獨鰲有舊獨鰲潛來致賀事洩言於當事斃之城破會霖有老母不及遠避賊質其母使守漢陽會霖與同年丁之鴻謀又以計脫其母去厥中邑無賴子也率先迎賊得授偽職倚賊勢以恫喝不如意者會霖去賊更命彭永觀來厥中益無忌邑人受其荼毒九月監軍道章曠同貢生鄭古愛泣請左良玉遣總兵方國安恢復武漢賊遁岳陽獲偽

官彭永觀彭永侗燕厥中甘六席仲瑛等誅之乙酉
左良玉稱兵東下部將惠登相張星壁駐漢陽亦焚
掠而去餘賊復陷漢陽漢川其時既無統帥惟肆殘
戮幸

王師追勦賊始解散五月總督佟養和鎮武昌下令安
輯民遂復業

左兵之變左帥屢與閩帥白旺戰涓沔間不勝其子
夢唐有他意乃以誅馬士英為名反於武昌縱兵沿

江大掠而東左帥不能制行至九江恚死

武昌府志

洞庭湖石刻宋類苑往年有人於洞庭湖中得一石刻詩云鮫室團青草龍堆隱白沙護江蟠古木迎棹舞神鴉破浪南風正收帆畏日斜雲山千古疊底處上仙槎或持問諸作者云此老杜詩也近有管城士大夫家藏唐本題杜美一卷皆子美詩其中一首云惠二還東溪因至一送惠子白駒瘦歸期惟病身黃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崖蜜松花熟山杯竹葉春柴

門了無事黃綺未稱臣今子美集中所無

杜甫和詩唐詞客李節過來江弔子美詩云耒陽浦
口繫扁舟紅蓼洲頭宿白鷗半夜青燈千里客數聲
寒雁一天秋蛩吟隔岸情如訴斗柄橫江勢若流惆
悵杜陵老詩伯斷碑古木遶荒丘焚之祠前是夜夢
子美於沙隄和詩有若遇故鄉王永日便將清淚灑
荒丘之句王永日子美故人也

衡州志

裴迪詩竟陵縣西塔寺有陸羽茶泉裴迪詩云竟陵

西塔寺蹤跡尚空虛不獨支公住曾經陸羽居草堂
荒產蛤茶井冷生魚一汲清冷水高風味有餘迪與
王維同時其詩自輞川倡和外無傳此詩

安陸府志

衡山詩樵南岳志衡山五峯下有樵夫能詩嘗有廣
州幕府夜聞舟中吟曰野鶴灘前一棹孤月光遙接
洞庭湖堪憎迴雁峯頭過望斷家山一字無問之乃
樵夫所自作也

蠻語世說郝隆為桓溫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曾作詩

云娥隅躍清池桓問娥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娥
隅桓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
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荊州記盛弘之荊州記載鹿門事云龐德公居漢之
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
裳率爾休暢記沮水幽勝云稠木傍生凌空交合危
樓傾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猿流聲
於白雲之上遊者嘗若目不周玩情不給賞若此二

段讀之使人神遊八極信奇筆也記三峽水急云朝發白帝暮宿江陵凡一千二百餘里雖飛雲迅鳥不能過也李太白詩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杜子美云朝發白帝暮江陵皆用盛弘之語也

鶴南飛曲蘇文忠集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下酒酣笛聲起江上使人問之即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鶴南飛曲以獻奏曲嘹唳有穿雲裂石之聲

何潘著名唐何晦據言何涓為瀟湘賦天下傳之同
時潘緯以古鏡詩著名或曰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
一夕賦瀟湘

岳陽樓詩楊慎丹鉛錄余昔過岳陽樓見一詩云樓
上元龍氣不除湖中范蠡意何如西風萬里一黃鵠
秋水半江雙白魚鼓瑟至今悲二女沈沙何處弔三
閭朗吟仙子無人識騎鶴吹簫上碧虛乃視其姓名
則元人張翔字雄飛作不知何地人也

雙忠詩葉忠節映榴過湯陰謁鄂王廟題詩云百戰
英雄骨東憲笑語中繡旗恩未斷九蠟間先通鐵像
行人磔王封史筆公我來瞻廟貌灑淚拜孤忠蓋報
國丹心已見於此矣詩刻忠節祠中後武昌糧道王
承烈次韻云山斗欽山斗流連語句中貞魂詞已現
碧血兆先通今古惟吾道乾坤此數公時雍私後起
俯仰感雙忠

採補

衣帶詩明季沅陵縣城南杜女名小英被流賊擄至

小孤山投水死逆流而上直至洞庭有詩十絕繫於
衣帶今傳二首云當年畫閣惜如珍何事牽衣入水
濱寄語雙親休睠戀入江猶是女兒身生平負節欲
畱題身入狂瀾數不齊河伯有心憐薄命東流直送

洞庭西 沅陵志



湖廣通志卷一百二十